

第四回 庸先生出對欺弟子

詞云：

老師何學，先覺以覺後覺。絳帳專懸，韋編特設，孔孟高風如昨。
才低德薄，請將來豈不誤人之托。審問無知，明辯無辭，定遭差削。

——《柳梢青》

卻說眾社友離了監門，因說道：「公堂辯冤，只好明早。古玉令政在家望信，不知怎生愁苦，我們大家須同去安慰她一番才好。」大家都道有理，遂同走到宋家來，將監中看見，所說之言，一一重宣了一遍，皮氏在內聽見是真，直嚇得魂消魄散，手足無措，與兒子宋彩、女兒宋夢，三人只哭做一團。

眾人聽了不忍，因高聲說道：「事雖如此，然府堂一審，還不足為定。老嫂哭也無用，且請安心，看好令郎令愛。待我們眾人明早到府堂上，與袁通判講。他若用情便罷，若是執法蠻做，我們便到各上司去遞公舉，與宋兄辯冤，畢竟也有個明白。老嫂只消叫宋喜送飯到監裡去要緊。」

皮氏見眾人說得情詞懇切，便顧不得嫌疑，疾忙拭淚，領著兒子走出堂前，望眾人跪拜道：「求列位伯伯看拙夫平日之情，周旋一二，感恩不淺。」

眾人也一齊跪答道：「老嫂請起，這個自然。一切衙門之事，俱在我眾人身上。」說罷，方出門而去。正是：
悲傷只有夫妻切，患難全憑朋友扶。

為政原思除惡賊，誰如鑄姆善人屠。

到了次日侵晨，眾社友俱約會了，都到府前，候袁通判坐了堂，便七八個頭巾藍衫擁上堂來，袁通判看見，因問道：「眾生員有何事來見本府？」

李先民為首，便走上前稟說道：「生員等俱係老公祖門牆桃李，從未輕涉公庭。今因同學生員宋石，無影無響，忽被盜賊扳害，下在獄中。此係不白之冤，眾殊不平，故萬不得已，只得大膽來求老公祖昭雪。」

袁通判道：「宋石做了強盜窩家，昨日本府審時，他已親口招承，有何冤枉。這是朝廷錢糧，非比等閒，諸生宜各保前程，休來惹事。」

眾秀才道：「這宋秀才若是素行不端，有甚曖昧可疑，生員們怎敢為他人而自犯法。這宋石除讀書與詩酒文章之外，一毫閒事不管。即詢之通國，無不皆知其為端恭之士。乃突然信強盜之口，加以極慘之刑，真是天地間之奇事。就使果然是強盜窩家，亦須迫出原贓在於何處，然後可以定罪，豈有贓證毫無而竟誣人為盜之理。老公祖也須細思而詳察。」

袁通判被眾生員這一席話，說得甚是無趣，因大怒道：「那宋石窩頓賊贓，是眾強盜供稱的。拿來審時，又是他自家招認的。本府又不曾冤屈了他。你這一班秀才，怎麼倚著青衫，出頭為他強辯，終不成朝廷法度為你徇私。本該審文學台，除名定罪，姑念學校體面不究，還不快快出去！」

眾人見袁通判發怒，因也不遜道：「是非自有公論。一個強盜之罪，豈可但憑扳害之口，刑極之招，即一審即為鐵案而不可移。老公祖須知，士可殺而不可辱。宋生員今日被誣，開口即以重刑恐嚇之，使其屈招，惟願早死。我輩眾生員未為賊扳，難道老公祖也可加刑！老公祖就是申文學台，眾生員就拚著這頂頭巾不戴，也要到各上台與宋生員辯明無罪。若宋生員是強盜，則我輩同學亦皆是強盜矣。一個黃堂之政，怎麼竟無分曉如此。」七嘴八舌吵了一堂。袁通判覺得不像體面，連事不審，竟退堂進去了。

眾人無奈，只得出來商量，要到各上司去遞辯冤揭。內中一個朋友，叫做蕭雲龍，說道：「依我算來，揭帖此時遞還不得，府裡的文書又未曾申上去，知他作何審語？倘他因我們這番吵鬧，改了招詳，我們反先去辯冤，豈不自搬自腳，自打自牙，且使各上台疑我們生員把持衙門。莫若等他出了文書，若果然將宋古玉做實了，我們看他申文上破綻，再具結辯冤，也未為遲。」眾人聽了，再細想一想，皆說道：「這一論甚是有理。」因不具揭，只在刑房打聽。

原來袁通判這件事，原不曾得財，又被眾秀才激哄了一番，又想無贓，實難定罪，又聽得新知府已有人了，遂將此案擱起。正是：

為官既是救生民，若遇無辜當善處；

如何只保自家官，放在監中常受苦。

宋古玉坐在監中，且按下不題。卻說賀知府自受了裴夫人延師之托，便差家人賀祿，回山東家裡，去請舅子宋古玉來處館，以為必然來的。不期被眾社友留下，回了一封信來辭。賀秉正接了信，甚是躊躇，因對夫人說道：「你兄弟不肯來也罷了，但裴夫人托我延師，我一向在此做官，日從政事，不便結交，知道誰是明師，何以復裴夫人之命？」

宋夫人道：「我想為師教學，必是秀才，老爺要知此地人才，何不去問學裡先生？」

賀知府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我倒忘了，夫人之言有理。」

到了次早，叫人拿了一個侍生的名帖跟隨，親自到學裡來拜胡教官。相見過，茶罷，賀如府就先說道：「我學生有一事，要來請教老師。」

胡教官忙打一恭道：「不知老大人有何事垂問？」

賀知府道：「要請教貴學生員，真才實學，素有名望，不知是哪幾位為最？」

胡教官道：「學裡秀才雖有，若要真才實學，敢稱名於老大人之前者，卻也有數。但不知老大人要他，作哪一項之用？」

賀知府因說道：「敝同午裴給事歿後，所遺一子一女，皆具聰慧，裴夫人恐怕失學，再三托我延一位明師教誨。我學生未親學政，不識其人，故求教老師，乞薦一位人品老成，學問充足，堪為師範者於學生，則感高誼不淺矣。」

胡教官聽見是薦館的生意，有些想頭，便推開一步說道：「既是老大人要為裴公子擇師，這是死生之托，請公祖明察。」

吹噓。容晚生細查定了，即當上薦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如此深感，且暫歸候教。」就別去了。

胡教官忙叫了一個能幹的門斗來，細細將賀知府延師之事，與他說了道：「裴吏科家教公子，這是一個肥館。若不重重送我一個禮兒，我怎肯輕易薦他。你可出去，與我盡心兜攬一個又有真才，又肯送禮來求我的，我方肯薦他。」

門斗道：「這是老爺知道的，汝寧秀才，若有真才，定是窮的，哪有禮物送老爺，肯送禮物的，才學恐只有限，還該怎樣？」

胡教官低著頭，又想了一想道：「賀老爺說，裴公子十分聰慧，要求明師指點，以防盤駁。我想裴公子縱然聰慧，尚在幼年，哪裡便能盤駁。就是中中的也罷，只要送我一厚禮。」

門斗領命，便尋了一個秀才，姓常名蓼，字莪草。胸中雖只平平，人物倒生得長長大，象個才人。一張嘴，又能言快語，有些機變。曉得裴科尊家，是個美館，故托門斗送了胡教官五兩銀子，求他薦去。胡教官受了銀子，遂不問他有才無才，竟寫了一封書，薦與賀知府。賀知府見胡教官力薦，又盛贊其多才，遂信以為真，因與裴夫人說了，先領裴公子去拜見過，遂送贄儀，然後禮請到館。

這一日，常莪草初進館，四圍一看，只見圖書滿座，筆墨縱橫，甚是齊整。因問裴松道：「你一向既未從師，卻在館中做些什麼功夫？」

裴松答道：「先大人在日，門生誦讀之餘，尚蒙指點些經書大義。自見背之後，無人訓誨，惟朝夕在(口占)囉中虛度。今幸侍老師座前，萬望開示。」

常莪草道：「是如此用功，不知《四書》曾讀完否？」

裴松道：「《四書》七歲上就讀了。」

常莪草道：「《四書》既讀完，可曾讀哪一經？」

裴松道：「《玉經》皆已讀完。」

常莪草聽了，沉吟道：「你今午才十歲，就是聰明，卻也讀不得許多書。想也只是貪多務名，略略涉獵而已，哪裡盡能成誦。」

裴松道：「門生讀是讀過，正恐讀不純熟，有如老師所言之病，敢求老師每經拈一段提醒提醒門生，免得門生荒廢。」

常莪草見裴松叫他提書與他背，料定他不能全熟。因要捉出他的破綻，便好自尊師體，就在《五經》上只撿疑難冰冷兜搭難讀的，摘出五段叫他背誦，誰知裴松果然記得，竟逐章逐段朗朗背出，格磴也不打一個。常莪草聽了，不覺駭然道：「記得清白，讀得純熟，果然智慧。以後只消講解做文了。」

裴松因又說道：「門生《史》、《漢》也曾讀過，恐怕生疏，也求老師提一段與門生背誦。」

常莪草道：「今日初到館，不宜多讀。明日再背吧。」裴松便不敢再言。

到了晚間，學生入去，常莪草暗想道：「若只教學生讀書，讀書費工夫，還好延捱歲月。他書已讀完，只打帳講書做文，便日日要來瑣碎，卻教我怎支持得過。況講書從來不慣，做文又要求人。這學生問長問短，又大有苦心，若一時答應不來，豈不被他看輕了。須尋一個什麼難題目，將他難倒，使他不敢放肆，方可據此師席。不然，便要決裂了。」沉吟了半晌，忽想道：「若將做詩做文大題目難他，他就做不來，也不為辱。我還記得白孝立出了兩個絕對，時常難人，並無人對出。他小學生家，要對如何能夠。他若對不出，自然英氣要挫一挫。」算計定了，甚是喜歡。

到了次日，師生相見過，常莪草又將《史》、《漢》上的文字挑他兩段，叫裴松讀。裴松俱朗朗讀了，讀完就去習字。寫完字，就坐在旁邊聽講。常莪草因問道：「你書雖讀得多，終是強記之學，非聖賢所重。能下筆著述，方顯出靈心慧性。不知你曾做過對嗎？」

裴松聽了，微笑一笑道：「對遂未曾對過，詩詞倒常胡亂做一兩首。」

常莪草見他微笑，因正色道：「青史，你莫要將做對看輕了。詩詞文章內，比偶鏗鏘，莫不皆從對中造出。你若看做等閒，待我且出一對，試你一試才情，看你對得何如？」

裴松見先生說得對對繁難，倒嚇得不敢開口。常莪草提起筆來要寫，忽又說道：「我若在古典上出個刁巧的，只道我有意難你。我且在《千字文》上，出一個與你對對看。」說罷，就在紙上寫出一句來，遞與裴松道：「你看看，對得來嗎？」裴松接了，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的是：

斜鉤掛殘照，日月盈昃。

裴松看了道：「這個對，斜鉤指月，殘照指日，巧也算巧了，只怕也還有的對。」因俄首而思。

常莪草見裴松沉吟，拿穩他沒得對，因嘲笑道：「青史，你《五經》、《史》、《漢》既已都讀過，難道《千字文》轉忘記了？」

裴松偶想著了一對，便不說閒話，竟取筆寫出來，呈與先生看。因說道：「門生《千字文》實不曾讀過，幸而聽得頭一句，因撮成一對，不知可對得，求老師指教。」常莪草見他對了，先吃一驚，還疑他對得不切。及接了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的是：

乾土接陰雲，天地玄黃。

常莪草細細看了半晌，見對得字字精切，只驚得暗暗吐舌，沒本事說他不好。只得點頭道：「這一對，實虧賢契。有此異想，真要算做聰明了。賢契既知此聰明，我再出一對，與賢契對對看。」因提起筆來，又寫出一句道：

穿林以往，兩邊皆傍木行。

裴松看了，不做一聲，因又低頭而想。常莪草見他對過前對，便不敢譏誚他，然心下尚疑他如何再對得出。不期裴松想不多時，早又對了一句道：

合呂而吹，上下全從口出。

常莪草看得分明，心下已服倒了，只得贊說道：「賢契具此美才，從此留心時藝，令先給事之書香一脈，自不朽矣！」

裴松道：「伶仃孤子，若蒙老師栽培，不致墮落家聲，則感恩不淺。」說罷，依舊入位讀書。到晚退入內裡，細細將先生叫他做對之事，與妹子紫仙說了一遍。又將出的兩對，並對的兩對，都念與她聽。

紫仙聽了甚喜，因說道：「這兩對分合字體，雙關二意，實實有些難對。若不是哥哥聰明對了，豈不為先生所笑。這先生既做先

生，就該循循誘人，怎麼轉出絕對難人，殊覺不情。」

裴鬆道：「出對難人，也是循循中之一道，倒也罷了。但恐他只知出對難人之學，不知可有對對訓人之才。」

紫仙道：「這不打緊。待妹子也出一個絕對，哥哥拿去考他一考。他有才無才，便立見了。」

青史道：「妹子出什絕對？」

紫仙道：「也不過分合字體以為巧而已。」因取筆硯，寫出一句道：

大一人，不如天一大。

青史看明，因想要對一對。想了半晌，卻想不出，因說道：「這一對，比先生的兩對更覺難對，拿去考考先生，倒也妙。但我一個學生，怎好要先生對對？」

紫仙道：「這不難。哥哥只說是妹子見了先生的兩對，大有妙處，因摹做著也出了一對，要我對。我一時對不來，求先生代對一對，便無礙了。先生若是有才，自然就對；若支吾推托，無才便可知矣。」

青史聽了道：「妹子所算，甚是有理。」

到了次日，青史進館，見了先生，就將妹子的對句，送與先生看。隨將妹子所說的言語，復說了一遍。常莪草是個奸滑之人，接了對句，聽了這些說話，就知是學生來考先生，便乘機使乖道：「這對我代你對也不難。但我偶然想起一件要緊事，定要回家。一去就來，來時代你對吧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假做慌張，為金蟬脫殼之計去了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背地求人，當前扯闊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賽紅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